

# 串起 生命的圓

文 / 余靜容 大林慈濟醫院社工師

「在器官勸募以及家屬的悲傷輔導與關懷上，你覺得最困難的是什麼？」

擔任器官捐贈移植社工八年多，這個問題被問了無數次，每一次我都回答不出來。我不覺得自己做了什麼悲傷輔導，我只是從第一次接觸開始，在情感上真心、努力地設身處地，和家屬一起經歷親人即將離開、已經離開的日子；在理智上善盡義務，提醒與告知家屬現在可以做些什麼。在這過程中，家屬教導我的遠勝過我對他們所做的……

## 為他留個位置 悲傷化為記憶

許多年前的小晴姊妹，其實並不是我負責的個案，當時只不過是陪著同事一起前去關心，沒想到就此開啓了我與這家人長達八年多的情緣，我相信未來也將會持續進行下去。

二十歲的小晴是正值花樣年華的女孩，她在上學途中遭遊覽車撞傷，由其他醫院輾轉送到大林慈院時，家屬仍是抱著一絲希望的……無奈醫師仍然宣告腦死，姊姊們在這樣悲傷不捨的時刻，想到的是她們與小晴曾經一同在某一場園遊會中認識器官捐贈，也一起簽署了器官捐贈同意卡。「如果小晴已經腦



為小晴做出器官捐贈決定的大姊（左），只要有器官捐贈宣導活動，都非常樂意參與，與眾人或家屬分享她的心情。右為社工師余靜容。

死，那我們可以幫她做器官捐贈嗎？」大姊突然這樣提問，讓我有些震撼！大姊年紀比我還小，她是怎麼想的？怎麼能在這樣的情況下提出、甚至決定了這件事？即使是我，因為工作的關係接觸過幾個這類個案，卻是從這裡開始，才真正第一次去思考這個問題。

我記得曾聽過有一位老師分享：「悲傷，它不會好，不用把它拋開、把它忘記，而是處理好、在心裡面留一個位置給它，偶而想起時還是會感到悲傷……」仔細想一想，我似乎也沒對個案家屬說過：「都過去了，就忘記吧。」我想，對家屬來說，不管是好的或不好的，都是連結自己和家人關係的回憶；即使不說也不是忘記了，只是放在心裡面。

小豪的姊姊曾經分享：「再過幾天就滿兩年，我的朋友都說我很堅強，其實我並沒有他們想像中的堅強。因為在別人面前怕他們擔心，所以我都是嘻嘻哈哈的，而且每次聊到小豪的事，我也都能侃侃而談。有時候朋友都會勸我不要再想了，這怎麼可能？」

「當自己獨處時，出現在腦子的畫面都是他及他的聲音，到現在一直都是，因為我怕時間久了會忘記他的聲音……這段期間常有人問我走出來了嗎？我自己也不清楚。對小豪，我們除了思念、還是思念，我很難用言語表達出來，因為我都放在心裡面……」

小豪，是個航空機械系的大學生，國標舞是他的長項，外交官是他的志向，

然而卻在一場車禍中被宣告腦死。在醫師的提議下，爸媽強忍著悲痛為他做了決定：「小豪若是變成植物人，活下來只是更痛苦。他年紀輕輕，對社會還沒有貢獻，我們應該讓他的生命延續，將他的器官捐贈出來、救更多的人，我相信他一定會很高興。」現在，小豪的爸媽早已回歸原本的工作，姊姊也結婚生子了。家人對小豪的思念並沒有減少，也都相信小豪在另外一端自在地飛翔著。

### 真心陪伴 生命獲得琢磨

在書本上學習到很多理論，告訴我們悲傷有哪些歷程、應該要如何輔導，這些都是幫助我們在面對悲傷時能有應對處理的技巧。然而在運用理論之餘，更不能忽略了真誠的理解、接納與陪伴。

小晴的三姊，在兩年後給予團隊這樣的回饋：「如果不是你們，從那個時候一路護持我們走到現在，我想，我們不可能走得這麼正面。你們做的一切，我們全家人都點滴在心裡，讓我們不斷提醒自己：別人都為你做了這麼多，要更努力精進自己，希望不斷充實自己的能量，好去幫助需要的人，這也是我和二姊決定投入法律的原因。真的很謝謝你們，讓我們擁有走下去的勇氣和見苦知福的智慧……」

身為社會工作者，在這一段段的生命中，自己扮演的到底是什麼角色？有幸能獲得這樣的回饋又是什麼樣的心情？

是感動、是心疼、還是敬佩？讀著這一段文字的當時，在淚要滴下來的那一刻，是很複雜的情緒湧現。我真想告訴親愛的捐贈菩薩及家屬們，或許不是我們在陪伴你們，而是你們正用生命教育著我們。我思考著未來的方向，期許自己可以和你們一樣，做個傳愛天使，用不同的方式，把身邊每個愛的種子持續撒播，傳遍各地。🕊



小豪的姊姊（中）與同學一起到花蓮參加器官捐贈感恩追思會，懷念弟弟，也感恩弟弟一部分的生命仍留在這個世間幫助他人。